

我住亞皆老街的日子

當

年從邵氏辭職出來，前路茫茫，第一件當然是到外面找房子。

先決定住哪一個區，很奇怪地，我們住慣九龍的人，一生就會住九龍，香港的亦然。清水灣人煙稀少，要強烈對比，惟有旺角，便去附近地產物業鋪看出租廣告，見亞皆老街一〇〇號有公寓，租金合理，即刻落訂。

這是一座十層樓的老大廈，搬了進去，也沒想到怎麼裝修，邵氏漆工部的同事好心，派一組人花一整天就替我把牆壁翻新，也沒買什麼傢具，之前在日本買的那幾疊榻榻米還不殘舊，鋪在地板上，就開始了新生活。

好奇心重是我的優點，安定下來後一有時間便往外跑。旺角真旺，什麼都有，我每到一處，必把生活環境摸得清清楚楚。

最喜歡逛的當然是旺角街市，從家裡出去幾步路就到，每一檔賣菜和賣肉的都仔細觀察，選最新鮮的，從此光顧，不換別家，一定和小販成為好友，有什麼好的都會留給我。

街市的頂層一向都有熟食檔，早餐

就在粥鋪解決，因為看到他們煲粥，用的是一個銅鍋，用銅鍋的，依足傳統，不會差到那裡去。

另一檔吃粥的，就在太平道路口，一家人開的，廣東太太每天一早就開始煮粥底，用的是一大塊一大塊的豬骨，有熟客來到，就免費奉送一塊，喜歡啃骨的人大喜。因鄰近街市，每天都有豬腸豬腩等新鮮的內臟，這家人的及第粥一流，生意滔滔，忙起來時，先生便會出來幫手。

廣東太太嫁的是一位上海先生，在賣粥的小檔口旁邊開了一家很小很小的裁縫店，相信手藝不錯，只是當年還不懂得欣賞長衫，沒機會讓他表演一下。

在同一條亞皆老街的轉角處，開了檔牛雜，一走過就聞到香噴噴的味道，很受路過的人歡迎，價錢也非常公道，當年我已經開始賣文，在《東方日報》的副刊「龍門陣」寫稿，諸多專欄中，我最喜歡一位叫蕭銅的前輩，他的文字極為簡潔，有什麼寫什麼，像去大陸，到小食肆，喝酒，原來啤酒是熱的，照喝……

後來我才發現，在看他的文章那麼多年，不知不覺受了影響，有時自己也想到什麼寫什麼，什麼時候停止，什麼時候停下，什麼時候開始，什麼時候斷句，都很自然，而且愈自然愈好。

蕭銅先生原來大有來頭，在上海相當聞名，太太是明星，後來女兒也是演員，和妻子離婚後，娶了一個廣東太太，他叫為廣東婆，在他的文章裡的廣東婆經常出現，也是他的生活點滴。

我最愛和蕭銅先生在牛雜店裡飲兩杯，那時我的酒量不錯，我們兩個喝酒的人都不加冰或其他飲料，有什麼喝什麼，二鍋頭也是那時才學會喝的，用竹籤插着牛雜下酒，直至店鋪打烊為止。

亞皆老街一〇〇號的同棟大廈，同一層樓中也住了另一位電影人，後來我進了嘉禾才認識，是導演張之珏，那時他還是個跟班，整天和洪金寶那組人混在一起。

這座大廈有部古老電梯，有道木頭的拉門，關上了才另有一扇鐵閘。趕時間沒好好打招呼的是繆估人，她是鼎



鼎大名繆騫人的姐姐，真是一位女中豪傑，是製作高手，電影電視廣告等，無一不精通，性格極為豪爽，粗口一出成章，尤其愛打麻將，玩時媽媽聲地，男人都沒有她講得那麼傳神。繆估人做過空中小姐，後來她不斷去旅行，到過天涯海角，我對她十分敬仰，現在不知道跑到哪裡去，已多年不見了。

在亞皆老街的橫路上有條勝利道，最多東西吃了，老夏銘記就在勝利道上，他們的魚蛋和魚餅，一吃上癮，就算我後來搬走，也經常回去買來吃，後來因貴租而遷移到旺角差館附近繼續營業，直到店主最後不做，享清福去了。

勝利道後來的店鋪轉為寵物店，

愈開愈多，有了寵物店當然有寵物美容鋪，也一定有寵物醫院，每次經過，看到主人抱着病狗，憂心如焚地等待報告時，我都心中暗咒：「對你們的父母，有那麼好嗎？」

說回太平道，以前有家粵菜館，名字忘記了，是香港第一家走高級路線的，用的碗碟是一整套的米通青花，當今要是保存下來，也是價值不菲的古董了，張徹和工作人員吃飯，最喜歡到那裡去。

由太平道轉入，是自由道，狄龍很會投資，在清水灣道買了一間巨宅，就在李翰祥的隔壁，在太平道也有間公寓，時常遇到他們夫婦。

另一邊，是梭梭道了，那裡有個小街市，賣雞賣魚，也有檔很不錯的

腸粉鋪，我在那裡第一次見到布拉腸粉的製作過程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太平道邊的火車天橋底下，本來有多個水果攤檔，後來被迫搬走，記得總有一檔的水果，價錢比其他檔的便宜，客人便擠着去買，原來那七八檔，都是同一個老闆。

今天懷舊，又到亞皆老街附近走一圈，上面提到的店鋪和食肆都已不見了，只剩下梭梭道轉角的加油站不變，舊居亞皆老街一〇〇號，也換了道不銹鋼鐵閘，裡面住了些什麼人呢，探頭望入，見不到住客，有點悵。

老夏